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十回 老劍客比武會神牛 小英雄斬蟒救姑娘

唐鐵牛和楊玉川吐露了真情，老爺子楊玉川哪，當時撕心裂膽地嘆了一聲：「萬年哪，你死得好苦哇！」老頭哇，喂兒嘍一聲，背過氣去了。楊方、楊俊一看哪，說：「唐鐵牛，不讓你說你偏說，我爹死了，這怎麼辦哪？爹呀，爹呀！」哥兩個趴在老頭身上這個哭哇，唐鐵牛哇，也傻了眼了：哎呀！老爺子要真死嘍，誰能夠去打哈雷呀。

「我說師爺爺！」

唐鐵牛跑到老頭身後頭，把老爺子給推起來，照定老頭的後心哪，「梆梆」就拍了幾巴掌，你別說，他這麼一捶巴呀，老頭這個氣呀又上來了。「嗯，行了，爺爺緩醒過來啦。」

老頭急忙把眼睛睜開，出了一頭冷汗。

「嗯，我好啦，我一點病也沒有了，楊俊、楊方，你們帶我到萬年的墳上，我去看看他。」

大傢伙圍著老爺子，就來到宋萬年墳頭跟前，老頭兒在那望著墳頭，老淚縱橫，給萬年燒了幾張紙，大伙勸住了老爺子的哭聲，他們一塊又回到了客廳。老頭把應該帶的東西收拾了收拾。

「鐵牛哇，咱們走！到前敵我給萬年去報仇去。」

楊俊說：「爹，您身體不行。」

「我沒事了，剛才我出了這一頭冷汗哪，我覺著輕鬆多了。」

「爹，我們不放心哪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」

「楊俊哪，你留到家吧，我就帶著方兒去吧。」

楊方說：「是。」

外邊韉好了三匹馬，唐鐵牛，楊方，還有抄手劍客楊溪楊玉川，他們三個人快馬加鞭，離開了連雲縣，就來到了兩軍陣前。前邊就是宋營了，唐鐵牛彩到營門外，下了馬，叫門軍趕快去報信兒，說師爺爺來了，叫阮英趕快來迎接。一會的工夫，營門大開，由裡頭出來有好幾百人哪，擺隊相迎。阮英來到老人家的馬前一抱腕：

「爺爺，我是阮英，我給您磕頭了。」

尉遲霄、孔生、徐文彪，時長青、花雲萍、小孩金貴、鐵金定、鄭翠萍、鄭猛熊，忽啦，這幫人全給老爺子跪下了。老頭兒急忙下了馬，把他們都攙扶起來：「起來、起來，我有何德能，勞駕大家出來擺隊相迎啊，阮英啊，咱們快進營吧。」

阮英把楊玉川就接到了中軍寶帳，阮英一拖腕，「師爺，您當中坐。」

「阮招討，有道是帥不離位，你還是坐下吧，給我搭一偏座吧。」

「這，那好，給師爺搭一上座。」

阮英坐在了當中，把「神力牛」哈雷的情況，簡單和老頭說了一遍。

老頭說：「咱們應該打主動的仗，別讓他來找咱們，咱們找他去。」

阮英說：「師爺，您遠路而來不休息休息嗎？」

老頭說：「我覺著我精神頭很足，咱們馬上就去。」

阮英立刻打動聚將鼓，聚齊了五百官兵，大傢伙眾星星捧月亮，圍護著老人家楊玉川，離開了宋營，就到了鐵佛寺。在外頭把隊伍扎住。阮英說：

「鐵牛，你上前去叫陣，叫『神力牛』哈雷出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好。」

廟鐵牛來到廟門外頭，「呔，你們番兵趕緊擊稟報，叫哈雷出來，我們哪，要他的牛頭哇。」

唐鐵牛這麼一吵吵哇，不大會兒的工夫，廟門開了，「神力牛」哈雷出來了，身後頭帶著許多的番兵番將，圍護著他下了台階，楊溪楊玉川遠處一看，「嚨，這小子，長得咬不咬人可真嚇人哪。象個兇神似的。」「神力牛」來到阮英的跟前。

「阮招討，今天來比武嗎？」

「哈雷太子，不錯，今天我們正要和你比武。」

「是在裡邊比呢，還是在外邊比呢？」

「隨便吧。」

「阮招討，還是請到廟裡吧。」

阮英說：「行。」阮英把五百兵啊，外邊紮了一部分，帶著一部分戰將，跟楊玉川他們就進了鐵佛寺。

來到鐵佛寺裡面。大殿外頭，排好了戰場，哈雷站當中：「誰過來？」

楊玉川說：「阮英啊，你先過去跟他打頭陣，我看看他的招術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阮英身後把單刀抽出來，一縱身，來到哈雷的跟前。

「哈雷，過來吧。」

「阮招討，我今天能跟你比武，真是求之不得啦，請！」

阮英擺單刀跟「神力牛」就打起來了。阮英施展的是輕身術，閃展騰挪，要動力氣，根本不行。哈雷呢，擺開牛頭鏡是上下飛舞，轉眼之間哪，就打了三十個照面，阮英也冒了汗了。唐鐵牛在楊玉川旁邊。小聲嘀咕：「我說師爺呀，您這個招看得怎麼樣啊，明白沒？猴要完哪，腦袋冒汗啦，一會兒猴要敗嘍。這事就不好辦啦。」

老頭點了點頭：

「鐵牛哇，你別瞎吵吵，我明白，我心裡有底，阮英啊，再跟他打二十個照面，也往事。好吧。阮招討，你回來，對付這個無名的小輩選你用嗎？讓給老朽。」

老頭縱身過來了，把阮英給替下來，站到「神力牛」的跟前，「神力牛」打量這個老頭，這老頭中等身材，穿著一身深藍色的褲褂，腰裡係著大帶，下邊是白襪子黑布鞋。老頭兒，頭上沒戴帽子，縮著頭卷，別著竹簪，白髮蒼蒼，一部銀鬚，紅樸樸的臉堂，精神頭可挺足。不過哈雷心裡一想。這麼大歲數的老頭子，他也敢過來跟我比武？

哈雷說：「老頭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我呀，我是串門的。」

「串門的？串門的你跟我比武，你是活膩了嗎？你要死嘍，你的兒女還不找我給你抵償嗎？」

「哼哼，哈雷你這娃娃，不要口吐狼言，我跟你說實在的，我今天跟你比武，我把你打敗了，算不算數？」

「嗯？你把我戰敗嘍，那當然算數啦。」

老爺子點了點頭：「那好吧。」楊玉川由打身上解下來三十六節鏈子鞭，往手中一擊：「你過來吧。」

哈雷擺開了牛頭鏡，心中暗樂：老匹夫，你這麼大的歲數，你別說跟我比武哇，你就跟我折騰一會幾，你就得趴下呀。

「嘿嘿，你在我眼前過不去五個照面，找就要你的命！」

他擺開牛頭鏡直奔楊玉川，「嗚——」就砸下來了，老頭一哈腰，「噌」一縱身，就跑到「神力牛」的身後頭去了。哎喲，「神力牛」一琢磨，這老傢伙行啊，身體夠快的。這一下子跑到我身後頭去了。

哈雷還沒等緩過勁來呢，老頭拿著鏈子鞭，斜肩帶背，奔著哈雷「嗚——」就抽來了。哈雷趕忙縮頸藏頭，這麼一低頭，「嗚——」鞭在頭上過去了，老頭擺開了鏈子鞭，「啪啪啪……」跟哈雷戰了有三四十個照面，沒分勝敗。小八義弟兄遠處看著，都暗暗伸大拇指，心想：爺爺不愧是老當益壯啊，功底扎實呀，老人家動作靈便，鞭花變化無窮，跟哈雷呀，轉眼之間就戰到五十個照面了。

哈雷他也在想：這老傢伙動力氣，他跟本不行，他是用巧妙的招術，我呀，把他鞭給奪過來，就算啦。

哈雷拿著牛頭鏡，來回繞來繞去就找老頭的鞭，忽然，他找了個機會，把兩個鏡，「啪！」往一塊一併，把老頭的鞭就結夾住了。接著他這麼一纏，用牛頭鏡就把鞭給纏上了。

楊玉川一想：他要是把我的鞭給奪過去。我那就算栽了。老人家用的是內氣功，兩隻腳牢牢地紮到地下，雙膀較力，「咳！咳！」兩個人相持不下。

這工夫，小八義的弟兄們都害怕了，師爺爺這麼大的年紀，時間長了非輸不可。唐鐵牛說：「這麼辦吧，咱們幫忙吧，過去個人。」

阮英擺手說：「不行。咱們要是過去幫忙，叫哈雷不就有了話把兒了嗎？那不說我們不是英雄嗎？我看哪，咱爺爺準能贏！」

就這時候哇！看老爺子的腳底下，「咔嚓」，踩的那方磚，裂啦。哈雷的腳底下的磚也碎了，按現在話說呀，有五分鐘。

「咔嚓」，錫玉川的鞭哪，斷了。兩個人都晃了一下子。哈雷呀，腦袋也冒汗了，這小子，從來打仗他沒感覺過累，今天哪，他確實有點過力了。「呼——呼——」直喘粗氣；老頭兒呢，氣不長出，面不改色。

「哈雷呀，怎麼樣，我的兵器壞了」，你把那鞭給我吧，今天哪，咱似就到這。等我回營，把鞭收拾好嘍，咱們明天再接再打。」

「嗯，那好，那好。就這麼辦。」

楊玉川跟著小八義弟兄出了鐵佛寺，外邊上了馬，奔連營來了。一邊往回走著，老頭兒跟阮英說：「孩子呀，『神力牛』哈雷這小子，力氣頭是真不小哇，我今天哪，電用過力了，爺爺說良心話哪，頭幾年還可以，我老了，七十來歲的年紀了，再加上我有病剛好，還有點虛弱，我琢磨著，今天還可以，明天哪，恐怕我就抵不住他了。」

這叫麻桿打狼——兩頭害怕。哈雷那邊，也擔著心呢，大伙圍護著老頭回了連營，到了大營裡頭，老爺子坐下，阮英說：「爺爺，哪你就歇息幾天，緩一緩身體，然後再說。」

楊玉川說：「阮英，不過哈雷這個鏡招，我可看明白了，他是跟我那個朋友學的，我看哪，肯定是他教的。」

「爺爺，您說前是誰呀？」

「他最近出家了，當老道了，看破紅塵了。過去我們哥倆不錯，一個頭磕到地下，他比我小得多呀，今年不到六十吧，我們經常在一塊兒切磋武藝，他叫公孫山，他也是水伯梁山一百單八將中入雲龍公孫勝的一個叔伯兄弟，離我們這不遠，東南上，有個雙峰寨呀，雙峰寨附近有一雙峰觀，他自己給自己起個道號，叫什麼雙峰居士。這個老傢伙，你用中國人的武術教外國人，反過來打中國人，我見了面非罵他不可，孩子呀，你們派個人去，我寫一封信，把他給我請來，我叫他把哈雷的武藝收回來，把他給廢了，要他的命。如果他不管的話，我跟這老傢伙沒完。你們派個人去吧，離這不遠，才幾十里地。」

阮英說：「咱們弟兄們，看誰去好哇？」

時長青、花雲萍說：「我們哥倆去。」徐文彪說：「要不然我去吧。」

阮英思考了一會兒，「還是三哥去吧。」

「對。我看也得我去。」

阮英心想啊，就得我三哥去，因為我三哥呀，能隨機應變，他呀。有辦法。

「三哥，趕早別趕晚，馬上就動身。」

「那好，我再找個幫忙的吧。我帶楊方去得了。」

楊玉川說呀：「帶著方兒去也行。方兒，你就跟著鐵牛去一趟。」

「好，爹爹，那我就跟他去吧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這麼辦，到那兒你聽我的啊。」

楊方說：「當然了，我還不會講活，我就跟你走一趟就是了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

外邊哪，轎上了兩匹馬，兩個人上了馬，出了東營門，就往東南上下來了。他們走出來也就有一半的路，正往前邊走著哇，前邊有一座高山。「哎喲。」一看在山崖那，有一個姑娘，這姑娘啊，被一條怪蟒逼到那裡，眼看就站不住了，她手裡頭拿著一張弓，是驚慌失措。

楊方，唐鐵牛他們兩個人的馬，就到山崖底下了，這個山崖離地面呀，有三丈多高呢，楊方一想：這姑娘，這不就完了嗎？到山頂上不趕趟了。「哎喲！」正在這工夫哇，這姑娘腳底下一滑，「哧溜，悠——」由山上就掉下來了，楊方啊，下意識的，「哎喲，壞了。」用手一接，這姑娘可就被楊方抱到懷裡頭了，楊方啊，趕忙下馬把姑娘放到了地上。

還沒等著楊方跟姑娘說話呢，這條怪蟒由打山頂上，「噌——」就竄下來了，這條蟒啊，起碼有小樹那麼粗哇，一丈幾尺長，想解鞭都來不及了。楊方一看姑娘腰裡頭掛著寶劍，姑娘剛才是被這蟒嚇的忘了往外抽劍了。楊方看見了，伸手把姑娘腰間的寶劍拔出來，這條蟒奔楊方這一竄，楊方往旁邊一閃身，「咔嚓——」這一寶劍哪，把蟒的腦袋就給削下來了。「咔嚓」又一劍，這個蟒，整個切三截，楊方抬起靴子底來，把這把寶劍蹭蹭，血跡蹭掉，雙手一捧寶劍：「姑娘，給你的寶劍。」

這姑娘啊，此時抬起頭來，打量一下楊方，這小伙兒長得太好了，一般的小伙，全比不了。那可稱是天下的美男子呀。楊方一看姑娘，姑娘一看楊方，兩個人都有點不好意思了。尤其是姑娘，真有些含羞帶愧：「多謝英雄了。」

楊方這才仔細地打量一下過個姑娘。姑娘也就在十六七歲，穿著一身桃紅緞子軟靠，腰裡係著黑緞子腰箍，下邊蹬著一雙小靴子，頭上高綰雙鳳髻，紅綢子絹帽罩頭，頂門上有一朵素珠銀花。再看哪，由山坡上繞下來有十幾個使女丫鬟，跪到這姑娘的眼前：「公主，您受驚啦。」

「好說，我不受驚。你們都站起來吧。」姑娘說：「這位英雄，您待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麼報答呢？您最好請到我那，哪怕僅是把涼水燒成熱水呢！也好略表我的寸心哪。」

「不不不，我還有事，得馬上趕路。」

唐鐵牛趕忙過來：「嗯，行！我這嗓子眼呀，還真有點冒煙了，咱們去喝點水吧。」

楊方一想：唐鐵牛哇，你真多事，那沒辦法呀，唐鐵牛要去，姑娘領著他們兩個人，全騎著馬，走出去有半里多路，一看前邊呀，有幾座帳篷。到了帳篷外面，下了馬，姑娘把他們請到帳篷裡頭。

「二位快請坐吧。沏茶。」

茶水沏上，唐鐵牛你還別說，真有點渴了，「咕兒……」就乾了兩碗。楊方說：「行了，我們喝完水了，得走了。」

「我告訴下面，已經準備飯了，您吃完飯再走吧。」

「這位姑娘，您可不要再留我們了，我們有急事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有什麼急事，吃點飯也行。」

楊方急的瞪他一眼，你跟人家不沾親，不帶故的，又喝又吃，這算怎麼回事呀？楊方還有點不好意思的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人家是個女孩子家，又不知道是幹什麼的。

一會兒，酒席真就擺上了，姑娘說：「您哪，多喝多吃點，一會兒還要走路呢，到這兒您可別客氣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們不客氣啊。姑娘，剛才聽那些丫鬟使女說，管你叫公主。但不知公主是哪國的鳳駕呀？」

「我呀，我是烏孫國的公主，我爹爹叫雷天寶，我有個姐姐叫雷雙霞，我叫雷小霞。」

「那麼公主，你不在烏孫國，到這來幹什麼來了啊？」

「咳，你們不知道，我爹爹呀，跟交趾國王哈天棟他們不錯，哈天棟給我爹爹去了一封信，要求我們哪，支援他的大兵，我爹就答應了，說幫著他們和宋軍開仗。當時，我就跟我爹說：『交趾國發出無名之師，侵犯中原，咱們哪不管他的閒事。』我爹呢，感覺不好意思。怕傷了多年的交情，我爹說：『到那看看再說吧。』我們姐倆呢，也不放心。母親早年去世了，跟著我爹爹長大的，我們姐倆就跟著我爹來了。我們覺著在那呀，一點意思也沒有，所以我呢，出來遊玩散心，行圍打獵，這不，今天被那條怪蟒把我逼到那個山崖上，差一點把命搭上，要沒有二位救我，我早就死了，我謝謝吧，來，我給您斟酒，您多喝幾杯。」

「咳，真是好險哪。」

唐鐵牛可有心眼呀，他心想：這公主，將來也許用得著哇。

「對了，您光問我了，我還沒問您呢，您貴姓啊？」

「我呀，我姓牛，叫牛唐。」

「這位英雄呢？」

「他呀，姓楊，叫楊陽。」

「噢，叫楊陽。」

楊方一聽，我怎麼又叫楊陽了呢？這叫什麼名啊？楊方也不敢言語了。

「噢，這位楊壯士，你們在哪做事呀？」

「我們哪，不是乾別的，是做買賣的，我是景德鎮的，他是我的小徒弟，跟我學手藝的，我是買賣家的老闆。」

「噢，牛老闆，您這是要上哪去呀？」

「我呀，到前邊那個村子呀有份買賣，問問他們還要不要了。不要呢，我們可以轉到別處去再賣，我有貨不愁賣，有的是人要我的貨，景德鎮的瓷器呀，誰都搶不上。」

「噢，原來如此，好吧，我給您斟酒，您快多喝幾杯。」

楊方心想：「唐鐵牛，這足外國的公主，咱們跟她哪有什麼共同語言哪，在這兒磨蹭什麼勁呀，快走吧。咱們去請人哪。」楊方也不敢說別的，因為來的時候說好了，一切聽他的嘛。

最後唐鐵牛哇，酒足飯飽。楊方在旁邊也將就吃了幾口：「行了，吃飽了，我們要告辭了，公主哇，要是將來有空的時候，請到景德鎮玩玩啊。」

「那好，我一定去，不過你們要走了，我拿什麼東西贈送給你們呢？好吧。」

姑娘由自己的脖項上摘下一個金鎖鏈來，上頭帶著一個香囊。什麼叫香囊啊，就是香草荷包，姑娘把它由脖子上頭摘下來。這件東西，可是姑娘最珍貴的禮物了。

「這位姓楊的壯士，我把這件東西就奉送給您吧，您帶著這件香囊，見物思人，也算我報答您待我的救命之恩。您的武藝一定不錯。」

「不不不，我沒有什麼武藝，也就是莊稼把式。」